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三十回 呂軍師獻誠行宮 唐月君燕饗諸將

這黑大漢是誰？原來就是賽李逵，當日把監押的四五人打倒了，奔出東關。樹林中歇到天明，打聽得蒯指揮全家被戮，一心要報大仇，如飛的逕向卸石寨來。黑夜裡相了幾次，旌旗嚴密，關寨堅固，真如鐵甕一般，巡邏的兵丁，又都挾著鳥銃，宛然臨大敵的光景，插翅也不能飛進。心中思付道：若殺他手下人，就一千個也算不得帳，畢竟把這個婆娘砍他十來截，我哥哥在地下也得個快活。不幾時，聽說唐月君要往登州安撫人民，賽李逵道：「好了，這番著了我的手了。」就先向大路上，尋這個柏香村方便去處，藏身等候。到夜間也只睡一覺，便起來呆呆地望著，誠恐三不知過去了。那一日等個正著，不意遇了女金剛一個對手，又遭滿釋奴的鐵彈子，打折了左手指骨，倒被擲翻在地，大叫道：「哥哥，我今日以死報你了。」女金剛正要下手，月君道：「且勿傷他性命。」滿釋奴遂令十來個女壯士一齊上前，用撓鉤套索捆翻活捉了。月君吩咐載向後車，就令女金剛押著。那些女真們笑說道：「到好做一對兒夫妻。」看書者，要知道這七十二女弟子，是從來不曾經歷戰場的，那黑大漢奔來，就該都慌張了，怎麼聲色不動，看到如今，還說著趣話？只為素常知道月君神通廣大，不要說一個黑漢，就是三十六員天將都來，自然有抵對的法子，所以齊齊的立著馬，卻像看戲一般，帶著嘻笑，全不在心。又行兩日，已近登郡地面，呂軍師率同諸將遠接，皆戎裝攢帶，躬身聲喏，一路副將、偏將、牙將、將校等，歡聲如雷，都稱萬歲。忽當道割然一響，從地下鑽出個女頭陀來，大笑道：「萬歲萬歲，從來活不到百歲！」月君見是曼師，即欲下輿，曼尼頓足道：「我在蓬萊閣等候。」已不見了。又前進十餘里，各營軍士都兜鍪甲冑，吹波羅，擊刁斗，擺著隊伍來接。望見麾蓋，兩行跪下。

頃刻駕進南關，至帥府坐定，滿釋奴傳令各卸戎衣進見。

諸文武趨至丹墀，分班叩首，月君慰勞令起。唯司韜、姚襄二人仍然跪著，雙淚交頤。軍師代奏：「一是殉難都御史司中之子，一是勤王蘇州府太守姚善之子，皆痛傷君父，志報大仇。」

將二公子來歷各述一遍。月君道：「如此，汝二子已建功勳，將來上安社稷，下奠蒼生，名標青史，先尊公九原含笑，又何悲哉。」二人頓首受命。時滿釋奴、女金剛將賽李逵押至階下，月君諭軍師道：「此義士也，可勘訊供詞，同俘犯張信等一並奏奪。孤家暫退。」

次日，各將官會集帥府門首，早見軍師來具奏，共是三個本章：一請決叛俘，一請補缺員，一請恤陣亡將佐。滿釋奴即行傳進，不片刻，早已批出。其決俘一疏道：建文皇帝以張信為心膂，密發手詔，令執燕藩。信乃乘婦人車潛入燕府，悉告於逆，設誘藩司張昺、都揮謝貴等，一時屠戮。反機猝發，勢及燎原，國母灰燼，乘輿顛覆，皆由信以成之也。凌遲雖係極刑，乃國之常典，不足以快人心。著制鐵簾一片，架於炭上，慢慢炙烤，用喂犬豕，以報殉難諸臣死於種種毒刑者。首級宜露火外，勿使焦爛，獻誠行殿。

谷允為燕寇前鋒，王師屢遭挫辱，罪亦滔天。第彼向係燕藩廝卒，猶之桀犬吠堯，是為反賊之從，一斬足以蔽辜。

賽李逵思報蒯捷結盟之義，劫孤家於中途，可為豫讓之流亞。本欲宥而使之，今既執性不降，著絞死以全其義。仍備棺衾禮葬，表石於墓，以示來茲。

林中柱遊蕩小人耳，為人訓蒙作禮，求苟活也。乃妄談兵事，彼豈知孫吳之法耶？據稱老母倚閭，情或有之。姑免其死，割去一耳逐釋。餘皆依議斬決施行。

缺官一本批道：

膠州知州姜渭，以死難之節，移作復仇之義，保護孤姪，可謂通權，著升為登州府知府。胡先補膠州知州，莊蒞授文登縣知縣，鄭莊即墨縣知縣。

董彥嵩特授鎮守登州將軍，司韜為監軍道，全然參贊軍事。

陳亡將佐一疏指道：

朱飛虎才膺簡用，屢奏膚功，今以奮不顧身，爬城墜死；董騫年少英雄勇，隨孤起義，所向克敵，今以黑夜苦戰，中箭身亡，均為可憫。可遣官致祭，候帝復位，奏請建祠，以表忠勇。餘優恤陣亡裝士，均如奏行。

時董彥嵩即行謝恩，並煩滿釋奴轉奏：「朱飛虎有子朱彪，臣有少小董翱，皆膽力過人，懇請帝師優用。」少頃傳諭：「董翱准補董騫之缺，其朱彪權攝右營右將軍，俟有功實授。」軍師又請以卜克為後營中軍將軍，補彥嵩之缺，阿蠻兒調補中營右將軍；牛馬辛補蠻兒之缺，任右營左將軍；姚襄補鐵鼎之缺，為中營左監軍。月君皆允之，隨發令旨一道，蠲免登州府屬本年各項錢糧，毋庸煩敘。

到次日，軍師親赴法場監刑。張信叩首流血哭訴道：「逆犯從燕，原非本心，只因當時老母言，王者不死，非汝所能擒。一時誤違母命，情有可矜，乞開天地之恩。」軍師冷笑道：「從來背主賣國，只是怕死一念，爾賊乃逆黨之尤者。昔漢王斬丁公，以忠義風天下。我太祖謫危素，以奸邪誅天下。今燕藩畧爾總兵官爵，是明明以反叛訓天下。」言未竟，賽李逵道：「快先殺我，我要去報哥哥。」軍師道：「爾視賽李逵，亦當愧死。」

即命以嚼子勒口，抬上鐵簾，如法炙烤訖。然後並谷允首級，貯金漆木桶之內。回府寫具表文，一奏聖后，一奏建文帝，遣馬靈飛赴青郡行宮獻誠。

本到之日，李希顏、王璠會同文武諸官於闕下展看表章，其略曰：

署軍師參軍事臣呂律，頓首頓首，謹奏皇帝陛下：竊惟燕藩背叛，神人共憤，乘輿播遷，黎庶同仇。臣草布布衣，葑菲下質，既乏包胥之義，終鮮李愬之才。謬承玉虛上聖太陰君帝師某訪諸草廬之中，委以討賊之任，未奏膚功，實忝負乘。茲幸托皇帝威靈，與帝師籌略，諸將士戮力同心，旌旗所指，山嶽皆為效靈；鼙鼓才鳴，風雨咸能作氣。爰克青萊，復平登郡。已擒首惡張信，處以極刑，定執臣孽燕藩，置之常曲。現今前驅壯士，義氣貫於虹霓；各寨將軍，忠心凌於日月。皆願滅此而朝食，誓不與之戴天。雷萬春飲箭不移，伍子胥鞭屍有待。謹先獻逆賊二級，告諸天地，懸之國門，上報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。臣謹具奏以聞。

諸大臣等莫不以手加額，打發馬靈繳令並按獻誠舊典次第遵行。月君見了副奏道：「軍師未復舊職，今日用建文對旨，方為名正言順。」遂援筆批云：

呂律才如景略，識正統之攸歸；學似歐陽，知大宗之難泯。仗義勤王，秉忠勸亂。已奏績於發軔之初，定收效於投戈之後。今具奏章，上獻逆賊，功莫大焉，朕實賴之。其授為少司馬、正軍師兼知軍國大事，並賜黃鉞白旄及寶劍一口，以專闕外生殺。爾其欽遵施行！

月君遂發出冊誥、金英法器等物，令人齎至軍師府。軍師叩首欽受謝恩訖。

次日月君升帳，諸將皆集。諭令軍師毋得再謝，並賜側坐。

軍師三讓而坐。又傳命諸將佐各坐簷下，謂軍師道：「孤自起兵以來，豪傑歸附，忠義景從，雖大功未遂，而逆膽已褫，皆賴諸卿等戮力同心。復辟之日，自然分茅裂土。今節屆上元，孤家先行設宴，饗勞將士，為小奏凱歌之樂。各營軍卒，舊者人給一兩，新者各賜五錢，聽其自備酒肴，營中暢飲。孤家有內帑白金二箱，煩董、賓二將軍按名給散，以示旌賞之意。」

按此為飲至大禮，將士各去遵行，不消說得。呂軍師乃啟奏道：「臣意遇上元之後，即欲起兵南伐，求聖后指示。」月君道：「天氣嚴寒，軍士勞苦，稍待春融未遲。」軍師又奏：「臣慮青州以孤城而當孔道，四無救援，恐有疏虞，則根本危矣。」月君

道：「孤已調高軍師前往，無慮也。」正欲退人，只見滿釋奴奏道：「昨日有兩個南方賣解數的女人，一名翔風，是寡婦，一名回雪，是處女，流落在此，願來投附，乞取進止。」隨呈上一摺，是各種技巧的本子。月君諭：「爾就收著，俟後日筵上，引他來演些技藝，以助諸將軍之飲興。」

次日，帥府擺設筵宴，堂上懸燈結綵，地下鋪雜色氍毹，週遭放兜羅異錦十二圍屏，正中几案，列著古鼎花尊之類，兩邊甬道，搭著布棚，下鋪著筵簟，為諸將席飲之所。上元辰刻，月君升帳，文武分行拜賀。滿釋奴隨引翔風、回雪，在丹墀叩首。二女子俱有輕揚姿態，回雪更加娟潔。他摺子開著，都是江湖上頑耍的解數，內有雙走索，雙走馬，雙槍刀門，雙鬥劍，雙舞天魔，卻是尋常沒有的。月君遂令向帥府左側箭道內演看：一、雙走索，是用兩條索子，兩架分開。兩個女子，各在一索之上，走至中間相近處，便一個縱過這邊索上，一個縱過那邊索上。

一、雙走馬。兩個女子各騎一馬，一個往東跑來，一個往西跑去。手中各持一物，在馬背上互相一拋，你接著我的，我接著你的。復揚袖跑回，手接著手，大家一躍，立在地上。

一、雙槍刀門。兩個女子東邊的搶到西邊，西邊的搶過東邊，如浪裡穿魚，跳擲如飛；又如天孫投梭，往來如貫。

把看的人眼都花了，贊不絕口。月君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隨回到堂上諭諸將道：「今日之宴，君臣相慶，須追鹿鳴、彤弓之盛曲，豈有藉地而坐之理？」令各設椅桌。月君堂中南向，素英、賽簧侍坐。堂前東首帶斜一席，隱娘正坐，釋滿奴、金剛側陪。簷前西首帶側一席，軍師正坐，董將軍、賓將軍相陪。

餘在階下各序齒而坐。軍士奏起饒歌曲來，諸將歡呼痛飲。

少頃，翔風、回雪二人又進天魔之舞，彩袂飄揚，暗香流動，左盤右旋，或疾或徐，宛如軟骨仙娥，又各舞劍一回，倏如風雨驟至，滿堂蕭颯。月君道：「可謂不減公孫大娘。」命各賞酒一巨觥。隱娘微笑曰：「此聖后作養人材也。」月君命二女各持金爵斟滿，自軍師起，遍勸三爵，不須起謝。諸將等遵命立飲而盡。軍師隨令取聖后玉才顛，微臣等合獻三酌，與董、賓二將軍各跪捧晉上，諸將皆頓首。月君道：「卿等起來，孤家素不能飲。」命寒簧另取一玻璃盞，每玉才顛內傾出三分，已盈一盞，方才飲畢。忽見鮑、曼二師，已雙雙立在中堂，拍手道：「好盛會！不知蓬萊閣上，眾仙子拱候哩！」月君遂吩咐隱娘：「汝可為監令官，宴畢後來。」又諭滿釋奴道：「汝可與女金剛統領女健軍，結兩個小營，在蓬萊閣下，凡有章奏，隨到隨傳。」又諭軍師及諸將佐道：「卿等須各不醉無歸。」鮑師遂挽了素英的手，曼師挽了寒簧的手，同月君出至簷下，冉冉彩雲升起，已到蓬萊閣矣。

正相逢，舊在玉京瑤闕，多少靈妃神女，欣欣然飲酒賦詩；更誰料，新建土階茅殿，幾許義士忠臣，幾幾乎星落雲散。且看敷演下來。